



CFP图

高晓松：尽管背上骂名，依然我行我素

蓬松的及肩长发，松垮的T恤，宽大的及膝短裤，走路啪啪响的拖鞋，有谁会以这样“不修边幅”的形象上电视？高晓松右手从头顶把头发往后一梳，微微仰头咧嘴一笑，“当然不换衣服了啊！平时就这么穿！”

定居洛杉矶，这阵子却在长沙和北京之间不断飞来飞去，他幽默解释，“正好美国流感严重！”高晓松聊天时，能不时引发在场人轻松一笑。始终保持着很有亲和力的笑容，乐乐呵呵地从曾轶可聊到网友的口水、聊到音乐的追求、聊到美国的生活，

对音乐、电影这类公事他可以不打标点符号、不“刹车”地一直说下去，对网上爆料他娶80后老婆这类私事，他很会转移话题或者索性避而不答。

从穿着到言谈，一个随和幽默却又个性鲜明的高晓松呈现在我们眼前。对于有关生活、有关艺术的话题，他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。尽管可能不讨喜，尽管可能引争议，尽管可能背骂名，但他依然我行我素。如他所说，“始终坚持一个信念：永远只为自己喜欢的人歌唱！”

观点一：

艺术并非来源于生活

“囚犯、小姐、出租车司机，接触的生活更多，但不一定写得出歌。”

“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”，本来想以这句耳熟能详的“俗话说”过渡下，把话题从音乐、电影拉到生活上来，不料他直接将记者的心思“挡”了回去，“艺术不来源于生活！”

他眉头微蹙，声音提高，用相对比较严肃的语气说道，“艺术来源于艺术家自己的内心和天生的敏感度。有的人生活丰富极了，也没写出好的歌。好多囚犯、小姐、出租车司机，接触的生活面更多，但不

一定写得出歌，没有必然的联系。”

出身知识分子家庭，父母均是清华大学的教师，并在德国成长或长居。他高考考入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，发表第一首单曲《同桌的你》便唱红天南地北。大三执意退学后，他溜到北京电影学院去念导演系研究生的预备班，最后考研落榜。“半路出家”但却成为校园民谣领军式人物，他的经历也他的话无形中增添了分量和厚度，“艺术就是天生的！你就算把全中国大学改成艺术院校，但最后艺术家的比例还是那样，这不是通过教育培养起来的。”

观点二：

买房不如去旅行

“把小时候心里塑造起来的地方，一个个去到了，就会觉得很圆满！”

除了音乐、电影以外，高晓松最大的爱好就是旅行。“从小爸妈教给我们，生活不是眼前这点东西，能去远方就去远方，如果去不了，诗里面也有远方。”高晓松的父母长居国外，他和妹妹从小受到比较西化的教育，高晓松神采飞扬地介绍他的“不房主义”观点：“如果只能选择走遍世界或买房，我们都选择前者。我都四十多岁，我妹三十八了，我们都去了三十多个国家，到今天都没买房子。”

他的旅途故事远远不是二十分钟采访时间能讲完的，所以只能介绍最难忘的经历。高晓松六七岁时开始学乐器，演奏的第一首曲子是《重归苏莲托》，他一直记忆深刻。他从没想过将来某一天他竟意外地去了苏莲托这个真实的地方，“有一

次在意大利南部的城市拿坡里开车逛，幸亏那时候没有GPS，只能拿个地图看，结果看到一个叫Sorrento（苏莲托）的小镇，问当地人，是不是那首歌‘哒哒滴答滴’（哼歌）说的就是这里”，高晓松模拟当时情境，哼起旋律来依然神态陶醉，“意大利人很热情，就说是，然后也往下哼‘哒哒滴答滴’”。随即他兴奋地连夜开车，沿着悬崖峭壁上的路，开到那个小镇，唯有的两个旅馆都还没有床铺，高晓松便直接在车上睡了一晚。

忆起那段经历，他依然满脸兴奋，“你曾经在世界的角落里，通过音乐、电影、文学了解世界，但你永远觉得那些是遥远的东西。等到长大后，把小时候心里塑造起来的东西，一个个去到了，就会觉得很圆满。”高晓松笑着说，“这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儿。”



记者 童迪 摄

高晓松在美国的生活地图

好莱坞。去过世界那么多城市，最喜欢洛杉矶的生活状态，有个好莱坞，全世界的人都自动跑到这来了，有很多有意思的人、工作。

公园。洛杉矶是很舒展的城市，有很多公园，有一连串的湖，还有天鹅。闲暇时间经常会带自己的女儿一起去散步，有了孩子就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想法生活。

Satan Barbara海边，美国加州海边小镇。有美丽的海滩，特色的小镇。吹吹海风，聆听大海的声音。

Long Beach海边，美国西海岸商港，位于加利福尼亚南部，全家人一起去散步，挺惬意的。

北加州。经常去北加州看望自己的亲人。



高晓松在英国旅游

在2009快乐女声全国总决赛的舞台上，每一轮比拼下来，高晓松力挺争议选手曾轶可的点评，都会遭到许多网友“暴风骤雨”般的“狂轰乱炸”。

高晓松，这个在上世纪90年代掀起校园民谣狂潮的音乐人，曾捧红了老狼、叶蓓、阿朵等一批歌手。

“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，转眼就各奔东西”（《同桌的你》）、“都是青春无悔包括所有的爱恋”（《青春无悔》）这些经典的歌词，时至今日仍会让许多70后、80后泪流感伤。谱曲作词、自编自导电

影，高晓松说音乐和电影，任选其一都值得做一辈子。现今定居美国的他，近期因为在“快乐女声”和“节节高声”节目中的点评而再次成为娱乐新闻的热点人物。评委席外、荧屏下的高晓松，对比青春无悔的年代，对生活有着怎样跟从前不同的见解？

7月16日“节节高声”节目录制前，来担当CMQ（首席音乐官）点评歌手的高晓松接受了本报专访。

观点三：只为喜欢自己的人歌唱

“如果年轻十岁，我会坚持把三把吉他都留下。”

早走过白衣飘飘的年代，进入而立之年的高晓松，面对网民对他力挺曾轶可的非议和质疑，他轻轻一笑，“21世纪的今天是多元的社会，每个人喜欢其中的一元，不能因为喜欢而排斥其他的一元。包容，跟年龄有关，年龄大了会平和很多。如果年轻十岁，我会坚持把三把吉他都留下。我们选了好看的、唱民歌的，然后只能在原创里选一个最好的，只有这个（曾轶可）是好的，只有唱我人生是好的。”突然记起，2006年他为李宇春创作《冬天快乐》后在媒体采访时说，“为什么有八万人汗流浹背地排队报名超女？原创比赛就来那么几个人？因为没有利益，大家都想当明星，真正说表达自己，能把自己心灵表达出来，写出来其实是一多么幸福的事。唱别人的歌有什么意思？但是就是没人去学，没人练，所以没办法。”

“我们这行有个原则，大家只为喜欢自己的人歌唱，包括我要教给年轻人的也是这个。”高晓松希望想入行的新人能够明白一点，“有多少人喜欢是最重要的，有多少人不喜欢不重要。所有写歌、唱歌的人都是这样。永远只为喜欢自己的人去歌唱，是我们这行坚定的信念。”

文尚智慧 张舟李露露